

# 悼念湯生老師

黃 輝 民十五級

老友歐陽覺青(藻)兄函告早年業師湯生先生于也。

三月間辭世，享壽八十六歲，聞耗無限惋惜。回思五十年前往事，不禁黯然。

余于民國十二年初由海軍飛潛學校轉學交大(當時為交通部南洋大學)，不久即因功課繁重，放棄喜愛之運動，專心攻讀，成績頗佳，在班中僅次于梁興貴兄。十三年秋進三年級，被推為班長，連任兩年。

凌竹銘師前一年授材料力學，是秋繼任校長。電機科基本課程之直流電機係由湯生先生教授。余與朱瑞節、陸定一兩兄同屬一實驗組，二君皆勤學篤行，吾等對先生之教導，至為欽崇，以努力研讀互相策勉，先生亦青睞有加。朱兄思想保守，以惟有實行帝制可救中國，余與陸兄輒與爭論。是時反帝運動澎湃滬上，余旋即加入國民黨。十四年三月國父逝世，學生運動更趨激烈，不久發生五卅慘案。陸兄亦因余之介入黨。(後竟轉入共產黨，為主要幹部之一。)朱兄不受影響，力學如故。余與陸兄則幾全拋書本，置身政治活動，先生所授，勉強及格，至今思之，愧對吾師

也。先生學問淵博，人格崇高。待人極誠懇，講解極精詳。間以幽默，聽者不倦。常說「That's all that's

So it (就是這麼一回事)。又常在黑板上反手書寫繪畫，以便學生之抄錄。說話徐緩，聲音低沉，而極清晰。當時誤以聲帶有缺憾，不知其有低音歌唱之天賦也。先生伉儷為虔誠之基督徒。常邀同學至其校中住宅講說教義。余初亦參加，後即辭謝。

戰後余因公數度來美。十餘年前有一次隨同趙貞覺(曾珏)兄往謁先生于其在紐約所辦之Electrical Testing Laboratories。為離校一別卅餘年後之首次晤面。蒙其親切款待，導觀各部門，指示詳明，一如往昔之講授。去年一月份之友聲記載陳祖光、歐陽藻兩兄拜訪先生之Saten Island寓所。八四高齡鑿鑿不減，但已稍失聰，不良于行。閱讀之餘，深致牽念。余客居美京十二年，相距不遠，每欲專程謁候，依違未果，今成隔世，私願難償，飲水思源，恨何如也。(六十三年四月記于美京)

## 南洋時代憶湯生

歐陽藻 民十六級

湯生先生受聘為母校教授係在民國九年，當時仍為交通部南洋大學，校址在上海徐家匯，筆者直至民國十二年始考入大學一年級，當時校長為北洋政府所派的海軍少將陳杜衡先生，在大學一、二年級時即有所謂「三民主義」者，其實北伐尚未成功，國民政府

Per Union 有名的工程大學高材生，所擔任課程有直流電機原理，電機測驗和電機實驗等課程，湯生辦公室在二樓的鐘樓間的右邊，校長辦公室在一樓鐘樓間的左邊，宿舍在三樓(上院)，這兩間辦公室每日上下乃必經之所，所以不易忘記。

尚未成立，並無「三民主義」規定為必修科目，當時所謂「三民主義」者，乃是微積分教授胡明復(哈佛數學博士)，物理教授周明誠(麻省理工博士)，化學教授徐名材(麻省理工博士)是也。由外面考取的學生，統屬乙組，由中學升上來的編為甲組，機械電機不分，在二年級時，物理教授為周明誠，但實驗教授則為凌師竹銘，余二年級時，凌竹老已被聘為校長，因為筆者在大學二、三年級均參加國語演說競賽，並代表學校參加八大學演說競賽，這一年內查獲錦標凌校長所頒的金銀獎章和獎盃，除銀盃因兵亂遺失外餘均珍存。

三年級電機與機械雖已分班，但電力與電信仍然合併，湯生的功課為電機科每人必修功課，湯生教授對電機原理不特有其獨到之處，對於公式的推演及分析，不厭其詳，尤以微積分的演算，因為怕就誤課堂時間，事先往課堂預將推演階段逐步寫就，上課時可分解釋釋清晰、有條，引人入勝，所謂名教授者，不在乎其本人學問淵博，而在其能令學生領會了解，如坐春風，頭頭是道，談笑風生，誨人不倦，湯生教授當之無愧。湯生用左手寫字，右手持粉刷，隨講隨寫，學生筆記，毫無問題，比較機械系的美籍教授E. G. Young 便寫便擦，寫得快，擦得快(亦是用左手寫字)不可同日而語。湯生因其學有專長，對學

直至三年級始有湯生的功課，湯生係紐約 Cooper

生劉烈虎妻遺像，任長學生受之甚無怨言，我即一班爲丁卯級，民十六年畢業，時北伐軍與北洋政府岌岌可危，當時對外籍教授，大有侷促不安之勢，所以當時所有外籍教授都紛紛告退返國，湯生教授其中之一也。

丁卯級在民十六年爲畢業班，在十五年暑假，全班決議改建校門前爲綱骨水門汀橋，作爲畢業贈母校禮物，推出籌備委員會，因爲此議爲筆者所提，遂推爲主任委員負責籌款興建，費一暑假工夫留校負責監造乃底於成，翌年民十六年，筆者被推爲班長，本班長資格，當湯生於該年夏末裝返美之際，筆者代表本級往湯生所寓之二進洋房携一份貴重禮物親自奉贈，湯生當時接受之餘曾用英文答謝是這樣說的：「Thank you Mr. Tsao, I hope to see you in U. S. A.」記憶猶新，我是姓歐陽名藻但是在點名簿上是這樣寫的：「Eo-yang Tsao」湯生教授在中國多年所見所讀的，都是兩字在一起，用一短線聯起的一定是名字，單字一定是姓，所以他是這樣叫 Mr. Tsao 而不是 Mr. Eoyang，他並不知道有雙姓這一回事，後來我丁卯級友向我開玩笑時，叫我「藻先生」不叫「歐陽先生」者是由湯生教授之本源也。當年母校尊師

風氣非常濃厚，藻生乃一外籍教授，此種誤會原爲意中事，但爲學生者，不願拆穿，非不能也，是不爲也，可見當時尊師觀念之深，所謂「師嚴而道尊」傳統觀念深入人心，較之當今學生暴動，抗師，毆師甚至害師風氣的美國社會豈可相提並論耶。

自一九二九年安徽省考取官費留美在紐約攻讀學位，暇時曾往「D」拜訪湯生，抗戰後來美寓紐約達念餘年，凡有機會輒約同班級友或同學結伴造訪，一九六九年應母校之邀赴臺灣前曾結伴訪問一次，在友聲一九八期二五頁曾有記載，在一九七二年十月爲最後一次的訪問，在友聲二二八期曾有詳細報導，題爲「一生相約拜師顏」。近兩年來，湯生在賓州「伯利恒」城養荷，未克時趨拜訪，不料二年前師顏一拜而今竟人天永別矣。特輓以聯曰：

受業感當年，化雨頻沾，回憶南洋空懷往，  
計音傳此地，春風頓息，載瞻「史島」倍傷懷。  
湯生教授 千古

受業 歐陽藻 敬撰輓  
一九七四年三月十四日  
Palo Alto, CA, U. S. A.

註：「史島」係指紐約史丹登島 (Staten Island, N. Y.)，此乃湯生的生前故居亦爲其祖塋所在。

## 敬悼恩師湯生

錢謙 民十六級

我創校辦最早，理工師資最難，歷任母校當局，不惜誠心厚禮，遠自歐美各國，延聘名師來華，專心教授新智，培養專才應用，數十年來，人才輩出，蜚聲國外，貢獻國內，百項交通齊舉，有助國家繁榮。吾用楚材，原非上策，事屬權宜，未可厚非，所幸外國教授，責任心重，教學不輟，楷模足式，交大得有此日成就，外國教授功不可沒。

遠在民八筆者考入交大附中丁卯級時，即見校外國教授頗多，均住校東三進洋房，芳草如茵，環境幽雅，琴聲抑揚，鳥鳴鷓鴣，清晨八時，每見洋教授多位，攜帶大疊書本與報告習題，忽促西行，前往上院教室上課，夕陽既下，晚風和暢，又見洋教授全家出動，偕同師母，車兒帶女，漫步校南母校校園，細語微笑，逍遙夜景，其中有一昂長八尺青年老師，服裝整齊，眼鏡高架，容光煥發，意態瀟灑，偶爾相值，輒微笑頷首，稚子幼女，亦和藹可親，極有禮貌，敬愛之餘，更增欽佩，經輾轉探詢，始知爲湯生老師

，來自美國，主教大學電機工程科直流電機學，兼授直流電機實驗，教學頂真，衆情翕服，不禁心嚮往之，願拜師門。

進入大學，選修電機，經大一大二數理化三老師嚴格訓練兩年獲得基本智識以後，開始接受電機正課，而首次負責教學者，即爲湯生老師，在講直流電機，每週四小時，均排第一課，整整一年，絕不缺課，絕不遲到，老師整堂講解，清晰扼要，左手執筆，疾書如飛，學生急速摘記，不敢稍停，下課整理，收穫極豐，不但書本內容，無一遺漏，而側引旁敲，補充豐富，重點分明，記憶簡易，遇有疑難，不惜一再講解，務期徹底明瞭，學生不必看書，而所知較書本更多，全堂肅然，專心恭聽，轉瞬下課鈴響，依依不願即散，質疑問難，踵趾相接，老師齒頰流芳，如數家珍，學生了解澈底，鉅細靡遺，經常在下課前，有五分鐘之考試，人各一題，題題不同，既難抄襲，更無時間，尤以錯綜複雜之線圈圖，亦備有不同之數十份